



科玄歷史武俠小說創始人

黃易

採訪：梁天偉、王建慧、郭坤輝
整理及撰文：王建慧、郭坤輝

在九十年代，消閒市場大部分為電影、電視等聲光影像媒體以及漫畫所瓜分，黃易（原名黃祖強，77新亞藝術）以獨樹一幟的新武俠小說，風靡中港台數以百萬計的讀者，創下了出版史上的神話。黃易神話的出現，不僅因為他的小說徹底打破了現代武俠小說以「俠骨柔情」為中心的基本格局，以電影分鏡的手法，集武俠與玄幻於一身；還因為他的作品被收集在華人社會不計其數的網站中，在網上廣泛傳播，以致他成為網上文學中最受歡迎的作家。

在中國大陸，有關黃易作品及其人的討論遍布各大專院校和各大論壇的文學討論中；有關黃易作品的論爭，更引發起保黃與反黃派系之爭。

生命的轉捩點

1987年舊曆六月是黃易生命的轉捩點。他開始撰寫一書三集的武俠小說《破碎虛空》，一切似乎冥冥中自有主宰。1989年他毅然辭去香港藝術館副館長之職，遁跡山林，從此走上武俠小說創作之路。究竟是甚麼原因令黃易作出這個抉擇？有關黃易其人及其

作品的評論，眾說紛紜，究竟黃易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本刊總編輯梁天偉先生和兩位記者懷著一連串的疑問，在尖沙咀喜來登酒店訪問了這位當今武俠小說巨匠——黃易。

超級武俠小說迷

話題從黃易的中學時代開始。「因為留班或其他種種原因，我差不多每兩年轉一次學校。到了中四，我轉到佛教大雄中學。中文課第一篇作文，是『暑假回想』之類的東西。十多年來，我寫這類文章，開首一定是：『四十天悠長的暑假又過去了……』然後循例懺悔一番，說以後不會再虛擲光陰了。怎料老師竟然給我不及格！評語是：『不知所謂。』我第一次警覺，原來中文作文也是可以不及格的！第二篇作文，我比較用心寫，結果得到五十多分。那時我才知道，中文原來是可以寫得好一點的；但我仍不特別用心去寫。

「我自小看很多武俠小說。還不足十歲，便開始看臥龍生的《仙鶴神針》。六年級的時候看《三國演義》，《水滸》當然也看，但只愛讀開頭部分。後來，我看王度盧的《鶴驚崑

崙》，很喜歡其中的復仇故事；也喜歡司馬翎的小說，他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出色，但他寫得好的書不多。《檀車俠影》、《焚香論劍篇》、《劍海鷹揚》這三書可說是他的代表作」。黃易如數家珍地說。

從寫新聞稿開始

究竟黃易是否因為愛看武俠小說而最終走上寫武俠小說的路呢？「不！我看武俠小說的動機純粹是為了自娛，完全沒有想過會寫武俠小說，我只是喜歡那個俠客豪情的世界。直到進入香港藝術館工作，我才正式寫點東西。因為工作的關係，很多時候都要寫點新聞稿、catalogue之類的東西，但我對自己筆下的文字完全沒有信心。於是，寫好之後便拿去給現任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的丁新豹看，請他潤色一下，才敢刊出。那時候，我一直想把文章寫得好一點；不然怎樣拿去見人？後來因為辦亨利·摩爾的展覽，要做翻譯。這次我一如既往，先把內容譯好，再請丁新豹修改。這次他看完我的翻譯後，說：『不是已經很好了嗎？不用改了。』我當時很開心，因為

那證明我的文字已經不錯了，但我仍沒有想過寫作」。

研究八字

「在藝術館工作的時候，我開始研究八字，坊間所見八字的書差不多都看遍了。滴天髓的名句『有情卻被人離間，怨起恩中死不灰』，到現在我還會唸，他的書對我有一定影響。我從八字裡略窺自己的命運：1987年舊曆六月將有一個轉機，其影響之深遠，將決定我下半生的事業。但那究竟是甚麼呢？當時我仍不夠功力參透」。

第一次投稿

「直到1986年底，有一天，我看到《武俠世界》雜誌的徵稿啟事。當時雜誌上刊登的很多武俠小說，我覺得都寫得不好，很多時候根本看不下去。我想，既然大家都寫得不好，不如讓我來寫吧。於是，我寫了一篇近二萬字的武俠短篇寄給《武俠世界》。八個月過去了，有如石沉大海，我也漸漸忘記了這件事。豈料那雜誌的編輯忽然打電話找我，告訴我會用我的作品。他解釋說早前這稿不知放到哪裏去了，到最近搬辦公室，才把這份稿發掘出來。他打電話來的那天，剛好還差幾天便過舊曆六月。奇怪的是當那決定未來命運的電話響起前約五分鐘，我強烈地想起那篇早已被遺忘的作品」。

挑戰倪匡

「接著我再寫了一兩篇武俠小說。我原來是想委託《武俠世界》把我的短篇結集出版的，卻被婉拒。也許因為當時武俠小說式微，我又剛出道，沒有出版商敢於冒這個險。於是我託朋友把我另一個包裝得很漂亮的武俠中篇《荆楚爭雄記》，拿去給博益出版集團的李國威看。怎料他擱下半年也沒看過，倒是另一位編輯看後，覺得不錯，於是安排我與李國威見面。李國威甫見面便單刀直入說：『現在武俠小說除金

庸、古龍外，便沒有市場空間。你要末不寫，要末就寫科幻小說吧。』於是我每晚下班後挑燈夜戰，以一星期的時間完成第一部科幻作品《月魔》，交到李國威手上。交稿翌日，他便約我到博益見面。我還記得我們相見時，他劈頭第一句話就是：『我要以你的科幻小說挑戰倪匡！』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月魔》出版後，讀者反應不錯。後來，他們又替我出版了幾本科幻小說」。

全力創作

「我是唸藝術的，又在藝術館浸淫過十年，對出版包裝的有一定的要求。博益替我出版的書，我並不滿意。直到1991年我創辦出版社，才可以自己決定一切，包括設計和市場策略。我將武俠小說一集一集的出，當時沒有人肯這樣做。我用自己的方法包裝，連字體也是自己挑選的，還找靳埭強設計封面。那時一個月寫兩本書。一邊寫科幻，一邊寫武俠。每天都在寫作，雖然忙碌，但不覺其苦」。

沒有預設佈局的《尋秦記》

黃易的《尋秦記》因被改編成電視劇而廣為人知。究竟黃易如何構思這本集歷史、武俠與科幻於一書的長篇小說呢？「我沒有構思過小說的發展脈絡，通常只想到開頭便開始寫，自己也不知道故事發展下去結局將會是怎樣的。別人總以為《尋秦記》中項羽是項少龍的兒子這佈局是預設的，其實不然，這是我寫到最後才想到的。時空交錯這點子很多人都會用，這是科幻小說常有的橋段。《尋秦記》是沒有大綱的，我寫到秦皇登基，就知道故事不能再發展下去。最大問題是項少龍這個人，不在歷史的記載上，我唯一想到的是焚書坑儒，為何會焚書坑儒？是他倆的關係產生變化，如何由友好反目為仇？便要慢慢下功夫。我覺得最有趣是秦始皇身份的疑案，到底他是不是呂不韋的兒子呢？但他對

呂不韋很殘忍。還是秦王的兒子？抑或兩個都不是呢？於是提出一個新的說法」。

大家以為擅寫歷史武俠小說的黃易對歷史一定很熟悉吧，答案剛剛相反。「我對歷史並不在行，雖然最初我想過報讀歷史系；但我盲目地相信自己應該是一個藝術家，所以最終入藝術系。然而，當我看過丁衍庸老師的畫後，便幡然醒悟，自己永遠不能做到像他那樣的藝術家，因為他是繪畫天才，而我不是。不過，藝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住在大嶼山，周圍的山水在我來說，像一幅幅美麗的圖畫。我自小有藝術訓練，對山水也有與眾不同的看法」。

大學時代迷上精神修養

喜歡黃易作品的讀者，都會發覺黃易的作品中有很多玄學思想。「以前我在大學讀書時，已很喜歡精神修養那些東西。當時我副修心理學，曾跟崇基心理學系的 Dr. Goodman 學了幾年瑜珈打坐。記得有一趟，我寫了一篇心理學文章，自問不無創意。誰料到助教竟然讓我不及格，於是我去找系主任申訴。他說：『你這篇論文寫得不錯，但我總不能去罵那位女助教吧？』於是他跟我說了一個蜘蛛和螞蟻的寓



言。螞蟻不停找食物回巢穴，而蜘蛛織網卻是由自身擴散出去的，兩樣都要做。光有創意是不夠的，還要做實習，他要我學習螞蟻。」黃易笑著說：「但其實我從來都沒有學過螞蟻。」

《超級戰士》之「島宇宙說」

黃易每一篇作品的背後，都有他的對宇宙人生的看法。比如說他基於Island Universe的理論：「烈士在屠場被宰殺，他們的死亡是孤獨的」，寫下了《超級戰士》。「這本書的背後理論，是基於Aldous Huxley所著*The Doors of Perception*（《眾妙之門》）一書中的思想。我還記得書中的其中一句句子是：We live together, we act on, and react to, one another; but always and in all circumstances we are by ourselves」。

《大唐雙龍傳》之「遁去的一」

黃易的《大唐雙龍傳》講了很多關於《易經》和術數的觀念。他解釋說：「我很受《易經》的影響，我在書裡面提出了『遁去的一』，那是源自《繫辭》的『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由此講出何謂『一』。其實《易經》中的六十四卦，都是由『一』衍生出來的。在術數來說，六十甲子最厲害的是『遁去的一』，即表示遁甲，甲即一。千變萬化，都是由『一』變生出來的。所以捉到失去的一，即能扭轉乾坤，變出所有八卦。先天與後天八卦，是天下術數之源。如能明白《易經》的道理，子平八字都不過是很簡單的東西而已。」

「我喜歡玄學，而『易』是我最喜歡的概念，所以我把筆名定為『黃易』。」

《破碎虛空》之破碎虛空

黃易很滿意自己的《破碎虛空》，那是探討武學與天道的第一本武俠作品。「我認為『破碎虛空』是最高境界」。他在《文明之謎》中曾說：「星體在宇宙浩瀚無邊的空間裡只佔微不足道的位

置，虛空才是宇宙的本質，星體不斷起始生滅，虛空卻是恆久不變，……禪偈曰：『明還日月，暗還虛空。』我們只看到發亮的星體，以為那才是宇宙的代表，其實虛空才是宇宙的真我。『破碎虛空』，只有當虛空破碎時，我們才能超脫宇宙，脫離而出。」黃易笑著說：「我的小說《破碎虛空》便是由此而生。」

讓我們做個好夢吧！

有評論家認為，黃易小說所探討的是追求和超越的永恆主題。「我以前一直認為人可以超越自我，可以透過一些方法，例如瑜伽打坐達到這個目的。但理想永遠不能達到，這是人的遺憾。人注定是要失望的。正如人是孤獨的，無論你現在怎樣聽我說話，你永遠不能明白我，你只能基於自己的經驗去猜，所謂 feeling into，像我牙痛，你只能從自己牙痛的經驗來感受我的牙痛。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孤獨、隔離的宇宙，我們只能以自我為中心去看這個世界，都是井底之蛙。例如，我們受感官的限制，只嚐到四味七色。又例如，在時間上我們只能在一點上不停進行，過去是一種負擔，未來是可怕的。只要忘記過去，不懼怕將來，全心全意去一嚐生命的甜美，人便可以活得很快樂，但人卻做不到。

生命像夢幻一般，有時候我們會問自己究竟是否在做夢。莊子夢見自己變成蝴蝶，醒來問自己，究竟是我夢見蝴蝶，還是蝴蝶夢見了我。『莊生曉夢迷蝴蝶』，正說明了人生若夢。玄學大師葛吉夫（G. I. Gurdjieff）說：『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只是在做其春秋大夢罷了……。我們每個人都活在夢中，想不做夢便要從清醒的夢中醒過來。醒來的方法，是當你看著我時，同時要知道你在看我，你才能從這個『清醒的夢』中醒過來。』佛家叫這做『內明』，正是醒覺的意思，但這是很困難的。如果



黃易（原名黃祖強，77新亞藝術）畢業後曾擔任一年教師，後加入香港藝術館。十年後毅然辭去香港藝術館副館長之職，開始走上寫作之路。開創了「玄幻系列」和「異俠系列」，成為新一代科幻和武俠小說作家，深受港台讀者歡迎，帶起了一股新品種小說的潮流。1991年開辦出版社，出版多種著作，包括異俠系列：《大唐雙龍傳》、《覆雨翻雲》、《破碎虛空》、《荊楚爭雄記》；玄幻系列：《尋秦記》、《超級戰士》、《大劍師傳奇》等。

我們不從『清醒的夢』中醒過來，那麼人生只是一場大夢。『生』是一個夢的死去，而『死』卻是另一個夢的甦醒。

「假如，有一天你（局內人）醒了，以局外人的眼光去看周遭的一切，你便會得出存在主義的結論：這世界是荒謬的！局外人是孤獨的，假設人生若夢，那麼讓我們做個好夢吧！」■